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每年六月第一天,都是一个值得期待、盛满快乐的日子。

但他们不知道,儿童节的来历,有着一抹悲伤的底色。1942年6月,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一个村庄的所有婴儿,并把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为悼念所有在这场灾难中死去的儿童,人们正式决定把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

即便是在今天,对于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不同地方的孩子来说,儿童节,也不只意味着爱与欢乐。

当一些孩子正满心欢喜地拆礼物时,另一些孩子还在痛苦中挣扎;而一些孩子眼中的稀松平常,对于另一些孩子来说,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梦……

印度·新冠遗孤

一场汹涌的疫情,改变了一些印度孩子的人生。孩子们希冀的,是能够战胜悲伤,让自己从突然降临的噩梦中醒过来。

今年4月,疫情先后夺走了5岁男孩布拉罕和他10个月大的弟弟阿尤什的父母。

但这一切,兄弟俩全然不知。毕竟,真相太残酷。

亲戚们告诉布拉罕,他们的爸爸妈妈外出工作了,布拉罕一直在追问父母的下落。因为他不明白,爸妈为什么会这般突然地不辞而别。而他的亲戚们正尝试与当地的一个从事孤儿领养事宜的非政府组织联系。

从去年6月到今年4月,新冠疫情夺去了12岁的索尼娅和7岁的弟弟阿密特这对姐弟父母的生命。现在照顾他们的,是年迈的祖母。

但祖母不得不担心他们的未来。“谁来照顾我的孩子?我怎么可以把他们送人呢?”祖母无力照料,却又拒绝让孩子们被他人收养。

这些在印度并不是个例。仅在两天时间里,贾坎德邦一名17岁的孩子在疫情暴发后失去了双亲,古姆拉一名17岁的男孩没了父母,成了一家之主,得拉扯三个弟弟妹妹,比哈尔邦一名14岁的男孩在父母去世后,每天都在做噩梦……

疫情让很多印度家庭遭遇重击,一些孩子因此变成孤儿。近日,印度政府正式将这些儿童定义为“新冠遗孤”。

印度最高法院6月1日公布的文件显示,新冠疫情已导致印度至少1700名儿童失去双亲成为孤儿,7400名儿童丧父或丧母。

尽管印度有着严格的收养法,也有专门的国家收养门户网站,但收养率却依然低下。印度第二波疫情暴发后,孤儿收养问题更加凸显。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死去这么多人,他们留下来很多18岁以下的未成年孩子。”新德里儿童全力保护委员会主席阿努拉格·昆杜说,这对印度来说,十分危急。

“想要让每个孤儿都被收养是不现实的。这时候,家庭成员能挺身而出就再好不过了。”昆杜认为,想要缓解现状,不能仅仅盯着收养,一些亲友提供的短期寄养同样至关重要。

但让人愤慨的是,一些不法分子正向这群可怜的孩子伸出“黑手”。

疫情期间,印度的社交媒体上除了有求病床、求氧气、求药物的帖子,还充斥着大量求收养的帖子。

这种公开电话号码和儿童照片的行为引发了人们对贩卖人口的担忧。

“社交媒体正在变成一种类似‘亚马逊’的服务,人们竟然能够任意挑选儿童收养。”昆杜说,他的团队发现了一个提供儿童收养服务的“脸书”页面,当他们拨通了页面上的电话号码时,对方报出了7000美元的收养费。

与贩卖人口的灰色产业链并存的,还有虐待和性侵。

“有的孩子在父亲的逼迫下上街卖菜,一些女孩在母亲病重后被父亲性侵。”一家名为“普罗萨罕”的非政府组织首席执行官索纳尔·卡普尔表示,疫情造成的单亲儿童同样需要关注。

“普罗萨罕”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收到了无数令人心碎的求助电话,其中一个电话来自两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的父亲在医院病逝,母亲也因感染新冠而生命垂危,他们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将父亲火化。”卡普尔说。

当疫情带走孩子们的“保护伞”,这一刻,他们不得不开始独自长大。



凯担心将病毒带给自己两岁的妹妹



家人抱着托尔贝的遗体痛哭

加沙·渴望安全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袭或已告一段落,但创伤仍在继续。孩子们渴望的,是不再因一些轻微噪音就变得胆战心惊的安全感。

5月28日,《纽约时报》头版用图文记录了在此次巴以冲突中死去的69个孩子的故事。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难以言说的痛。

“他喜欢科学,梦想是做一名机械工程师。平日里,他还会给弟弟妹妹做三明治,给客人制作咖啡。”在父亲眼中,12岁的马哈茂德·托尔贝是个优秀的孩子。

斋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托尔贝准备去理发店帮他的堂兄做事。但当他距离理发店仅一步之遥的时候,以色列空袭散落的弹片穿过了托尔贝的头部。

父亲说:“他原本有个光明的未来,现在,这个未来和他一起埋在了坟墓里。”

即便是与死亡擦肩而过,一些孩子的记忆里却始终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

住在加沙的兰达·尤瑟夫是个5岁孩子的母亲。她说,她的女儿在过去活泼开朗爱笑,可是现在却一直哭边闹着要妈妈。

“我女儿会在床上哭,她说她害怕自己会死,害怕房子被摧毁。”尤瑟夫说,“即使是一些轻微的噪音也会让女儿感到害怕,她以为这是以色列的又一次空袭。”

在加沙南部城市罕尤尼斯,一个名叫阿布沙马拉的父亲喜欢用绘画来分散他三个儿子的注意力。

但他的儿子们现在开始画起了尸体。“我问孩子们画的是什么,他们说,这是一个死人,他的孩子们在哭。”阿布沙马拉被孩子的画所震撼。

7岁的苏西·伊什科塔纳现在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在以色列发动空袭后,她的家毁于一旦,家人一个死去,她在废墟中被埋了7个小时后被救出。

儿科医生阿杰罗说,这个小女孩被救出时处于重伤和休克状态,尽管现在伤势逐渐好转,但她却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情绪。

孩子的父亲说,苏西聪明又活泼,很喜欢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还喜欢和兄弟姐妹们玩角色扮演的游戏,但现在总是沉默寡言、眼神躲闪,偶尔还会突然嚎啕大哭、情绪崩溃。

“他们很难相信未来是光明的。”加沙教育协调员阿萨德·阿肖尔说,“边境两边的孩子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频繁做噩梦、性格转变、情绪激动等情况。他们还会一直担心自己和家人随时会面临死亡。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失去了力量,孩子是最脆弱的群体。”

带着痛苦的记忆继续在生活中前行,对这些孩子来说,何尝不是另一场艰难的战争。

美国·孤独困境

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虽然没有战火,但疫情仍然“驻留”。孩子们期盼的,可能是回归往日自由自在的正常生活。

丽莎·斯坦顿和丈夫带着9岁的双胞胎儿子住在休斯顿。疫情暴发期间,他们和孩子开启了居家隔离的生活。但人员整齐的家庭生活同样面临很多挑战。

“我的一个儿子面临学习上的问题,有时候他一天要崩溃三次。”斯坦顿说,“我的另一个孩子变成了‘网瘾少年’,天天抱着平板电脑,他还创建了一个TikTok账号,在上面刷短视频。”

“在玩平板电脑的时候我才不会感到孤独。”斯坦顿的儿子说。

当斯坦顿准备将平板电脑没收时,母子之间陷入了可怕的争吵。疫情期间,不少父母与孩子间暴露出相处的难题。

研究表明,在一个封闭的家庭里,如果父母处于焦躁不安或是争吵不休的状态,孩子的情绪和心境会很大程度受到影响,年幼的孩子会更想要黏着父母,而年纪稍大的孩子则会想要逃离。

美国心理学专家西尔弗认为,对于孩子来说,和父母在一起总感觉束缚,和朋友在一起才是一切。

在疫情影响下,很多孩子离开了习以为常的校园环境和朋友,孤独变为常态。

“随着夏天的临近,美国12000个夏令营中有许多被推迟了时间,还有一些干脆取消了,这使得孩子之间更加孤立。”马里兰州儿童心理专家玛丽·阿尔沃德说,“尤其是那些总爱以悲观视角看待世界的孩子来说,他们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因为他们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失控了。”

9岁的凯·汉弗莱已经在家学习一年多,他十分想念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小学、同学,以及教室里的喧嚣。

“等居家隔离结束,我要把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对凯来说,这样的宣言不是吹牛,而更像是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后的激动难耐。

但真当学校让他回去上课的时候,凯拒绝了,理由是——他害怕将新冠病毒传给自己年仅2岁、患有心脏病和唐氏综合征的妹妹。

这场疫情让数百万像凯这样的孩子倍感压力。

“孩子们长期暴露在混乱、危机和不确定中。”乔治城大学儿童医学专家马特比尔说。

这个儿童节他们不快乐

文 / 孩子



7岁的苏西和她的父亲是家中的幸存者,以色列的空袭摧毁了他们的住所

古姆拉一个17岁的孩子展示她已故母亲的照片

